

文天祥傳記故事集



11

江西省吉安县文联、文化馆编

前 言

一九八三年元月九日，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凛然就义七百年周年纪念日。

文天祥是庐陵淳化乡（今吉安县富田）人。在养育、造就了这位杰出的汉族英雄的土地上，广为流传着关于他的动人故事。我们在中共吉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集中力量把其中的一部分搜集整理出来，赶在他七百年祭日之时献给读者，算是庐陵后辈对英雄的一点纪念吧。

这些故事，或来自人们口头所传，或来自《县志》等文字史料。它们大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历史的烙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本着尊重历史和古为今用的原则，基本上保持了故事的原貌而未作过多的增删、雕饰。

如果这些长短不一、风貌各异却不无生活情趣的小故事，如果这些小故事所展现的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邪恶的斗争能够在人们增长见识，提高智慧，明辨是非，从而加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方面略有帮助，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

我们还将继续搜集文天祥的故事，陆续整理，编纂出来，这里的就算是第一辑吧。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不高，加上时间、人手等方面的限制，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方面人士予以指正！

目 录

前 言

“文曲星伴柱”	(1)
文塘	(5)
滚龙坪	(8)
圆砚	(11)
捉“鬼”	(14)
耒老	(17)
“金竹马”	(21)
巧破盗布案	(24)
拜天马山	(27)
毁家纾难	(29)
“天下赵”	(35)
相公石	(40)
带枷的哑蛙	(42)
忠岭三奇	(45)
真假文天祥	(47)
风雨河间府	(52)
霹雳之间	(64)
感动说客	(69)
忠魂壮志	(73)
过三关	(75)
画像	(80)
烈女忠魂	(84)

“文 曲 星 伴 柱”

文天祥自幼生得相貌堂堂，体魄健壮，聪明伶俐，气宇轩昂。七、八岁时，他就开始练习弹琴，欢喜与人下棋。父亲革斋先生，正想择吉为他“发蒙”读书，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革斋夫妻同时身染一场重病，险些丧了性命。接着又在一天夜里，二老同得一梦，梦见文天祥手捧四书五经，站在金银山上，苍天五雷击顶，他却仰面长笑。双亲感到事有蹊跷，请了算命先生屈指一算，说是文天祥八字过强，命忌圣人，上克父母，下克兄弟。倘若想要消灾除难，必须叫他吃番苦头，切莫让他过早读书。从此，父母忍痛，叫他看牛拣屎，让他柴间安息。

有一天，风和日丽，文天祥一手提着粪箕，一手拿着屎耙，迎着明媚的春光，径直来到富水河畔文山脚下的一个十字路口。他把粪箕对着路口往路边一放，便带了屎耙在附近的一棵大树兜下仰面朝天地躺下了。然后，从怀里拿出几张皱折巴巴残缺不全的书法摹本，一板正经地读了起来：“上大人、人、孔，孔夫子……”读着读着，不知不觉睡着了，睡梦中有时还偶尔念道：“一竖一点一横，一横一撇一捺……”。

这时，山间小路上一位身穿道袍，手摇云帚的老道人信步走来，走到十字路口，只见四面八方络绎不绝的黄狗、黑狗、白狗、花狗来来往往，凡是经过这里，都要蹲下屁股朝

路边的粪箕里拉上一堆粪，此番景象实在新奇。环顾四周，发现大树兜下睡着一孩童。老道人心想：这孩童小小年纪，聪明非凡。他竟识得狗行路不是拉屎便是撒尿做标记的特性。自己睡大觉，照样拣好粪。说也奇怪，不到半个时辰，粪箕就几乎装满了。恰在那时，文天祥从地上一滚而起，张着笑吟吟的小脸，提着沉甸甸的粪箕，不声不响地朝村里走去。老道人目送这步履蹒跚的孩童，心中默默地赞许。

第二天，晴空万里，文天祥牵着产仔刚过三朝的牛婆，来到富水河畔文山脚下的草地，他把牛绳往牛角上一挽，将牛婆赶进绿草如茵的路旁，自己怀抱着牛崽，卷曲着身子就近躺下。

不一会，那位老道人又从这里经过，看到这般情景，心中有所不快，自言自语道：“这孩童聪明有余，勤奋不足，天天躺着懒觉，待贫道来戏弄戏弄于他。”说罢，他悄悄地走近牛婆，冷不防“唬”的一声牛头突然昂起，吓得他毛骨悚然。想了想，他又一边替牛婆搔痒，一边解开牛绳，想把牛婆赶往附近的一个破窑里藏起来。怎奈牛婆死死不肯离开孩童左右，而且“唔吗唔吗”地叫个不停，累得老道人气喘嘘嘘还是无济于事。定了定神，老道人恍然大悟：原来牛婆新产仔，爱崽情深切。牠怎肯轻易离开？心中不由又佩服这孩童的聪明，更引起了与这孩童戏耍的兴趣。

其实，文天祥没有睡着，老道人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只是也想将计就计地逗弄一番。

当老道人蹑手蹑脚从他怀里拉出牛崽的时候，他佯装梦呓：“来，来……”。

当老道人小心翼翼地赶着牛向破窑走的时候，他又迷糊

喊道：“去，去……。”

老道人将信将疑，莫非孩童已经发现自己的行迹，便停住脚步。

“停，停……”

停了片刻，不见孩童醒来，老道人起步又走。

“走，走……”

这一家伙弄得老道人莫明其妙，便走上前来，喊醒了文天祥，问：

“你这孩童为何在这里白日做梦？”

“师傅，我那里是在做梦？！刚才我是背诵从书院里偷学来的几个字给你老听。”文天祥狡黠地回答。

“怪哉！读书认字何所谓偷？难道你还不在读书？”

“我还未曾‘发蒙’”。

老道人听了，觉得这孩童聪明过人，又勤奋学业，日后必成大器。为何到了读书的年龄，天天还在这里看牛拣屎？令人惋惜。于是他把文天祥的住址、姓名、家境、身世，追根究底问了个一清二楚。心中打定主意：定要设法成人之美，让他读书。接着，便对着文天祥的耳朵细语嘱咐：明天夜晚如何如何。最后，二人依依告别。

第三天傍晚，老道人从文山山麓一路潇洒地进了文家村，途经“文氏宗祠”，来到一块竹林青翠的平旷之地。竹林深处，有户人家，门前匾额上书“竹居书屋”。老道人心里明白，这就是文天祥的家。他倚门喏喏唱道：

“恭喜恭喜，善男信女，紫气高照，福临门第。善哉，善哉！”

正在醉心圈点经书的文革斋，迎上前来答道：“谢过师

傅金口玉言。弟子倘有一福二喜，定备薄礼，酬谢天尊。但不知区区儒生，福出哪里？喜从何来？”

“贫道晚观天象，文家祠顶空霞光万道，文先生门前紫气腾腾，我想定有星宿下凡。近日夜间，贫道亲临其境详察，果然发现文家祠内有‘文曲星伴柱’，故而前来道喜。”老道人绘声绘色说得活灵活现。

革斋先生饱览群书，博学多才，对卜易也略知一二，虔诚信奉。听了这些话心旷神怡，连连备下酒宴，盛情款待老道人，准备夜赏奇观。

入夜，繁星点点，皎月通明，老道人带着革斋先生来到文家祠。一进大门，借着月光就隐约看见：有一孩童抱柱而立。革斋先生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儿子——文天祥正在呼呼入睡。这一下搞得父亲心里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应了老道之言，自己的儿子大有决非凡夫俗子之兆；惭愧的是自己有眼不识泰山，险些误了儿子锦绣前程。望子成龙心切，革斋先生赶忙将文天祥唤“醒”带回家中，洗身沐浴，向寒问饥，疼爱倍至。

翌日，“竹居书屋”之内，亲朋满座，书房生辉。革斋先生亲自指点文天祥“发蒙”读书了。酒宴之间，父亲即席教儿子诵读经书。文天祥读书确实神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惊得满堂宾客，个个目瞪口呆。

从此以后，“文曲星伴柱”的神话，便风快地在庐陵乡间广为流传。

（警昭试）

文 塘

文天祥“发蒙”后，父亲带他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候山学文识字。不久，弟弟文璧也来了。

他们的住处坐北朝南。门前有一口塘，面积不大，但有水有草，有鱼有虾，那水也是凉飕飕，清亮亮的。站在塘边，远可望四周的群山，近可闻田野的稻香。只可惜有两个美中不足之处。一是塘的南岸芳草茵茵，杨柳依依，而北岸却是寸青不长。据说北岸地下尺把深处尽是硬土顽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不能成坑，岂能植树？二是水中岸上，无一青砖石板，在此洗漱沐浴，深有不便。尽管如此，这小小的水塘边还是文家父子喜爱的去处。

每日晨光微熹，革斋先生就带着孩子们来到塘边。先是拉开架势，运气站桩，按着祖传的拳路，踢打闹腾一番。待筋骨活动得差不多了，便捧出诗书，或高声诵读，或细声低吟，或精评细讲，或质疑解惑。

待到夕阳落地，父子三人又在塘边漫步。谈天下大事，论古今豪杰。若有余暇，兄弟俩还跑到塘里去扳虾，逮鱼，玩蝌蚪。小小的水塘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情趣。难怪就连革斋先生也忍不住抚须叹道：“此塘风水非同一般，不可多得也！”

久而久之，那水塘边的泥土上竟被他们踏出一块三尺来长，二尺来宽的平溜溜，硬梆梆的地面来。

一天早上，天祥找了一把镢头来到塘边。先是郑重其事地燃了一柱香，虔诚地朝四方拜了几拜，然后就抡起镢头在那寸草不长的岸边挖起来。文璧不知何故，问他，不答。要帮他，又不让。挖了尺把深，下面果然是硬石密布，一镢头下去，冒出一片火星。震得虎口淌血，双臂发麻。他全然不顾，硬是咬着牙坚持下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傍晚时，五个三尺见方的坑挖好了。他小小心心取来五棵柏树苗，恭恭敬敬地往坑里栽。栽到第五棵时，他却把树根朝上，倒栽了下去。他格外仔细地把苗扶得端端正正，把土搞得又细又匀。最后，他双膝跪地，两手合掌，口中念道：“我若异日大用，尽忠报国，此柏当生。”

以后，天祥每日都从塘里取来又清又甜的塘水，细心浇灌，照管周到。五天过去了，四株顺栽的挺直了腰杆，那株倒植的却萎靡不振。十来天过去了，四株顺栽的长出了新叶，而那株倒植的竟开始枯黄了。

文璧笑道：“自古以来，只听说柳条无根能活，茉莉剪枝能插，谁听说过倒栽柏树的？还是拔了来当柴烧吧！”

天祥不死心，护理得更精心了。

这一天，忽然下起雨来。先是如泼如注地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开始，又不紧不慢，洋洋洒洒地下了三天三夜。这雨下得也怪，不见乌云翻腾，没有电闪雷鸣，只见得清朗朗的天底下挂着雨的帘，水的纱。

塘里的水满了，漫上岸来，又无情地把那几株柏树淹没了。天祥急得连连顿足，叹道：“天意如此，幼柏定死无疑了！”

雨停水退那日，天祥迫不及待地跑到塘边。谁知那四株顺栽的，不但未死，反而更精神了，再看那株倒植的，就更奇怪了。它竟一扫往日靡靡之态，挺腰抬头，还依稀可见一丝新绿。

“小树活了！小树活了”天祥高兴得手舞足蹈。

可等他抬起头来，又被惊呆了。原来更怪的事情还在后头。水塘里水位比原来高了些。天祥以前经常站立的地方，竟奇迹般冒出一块青石来！跑过去细看，三尺来长，二尺来宽，半入水中，半出水面，平展展，光溜溜，青莹莹的。再用手轻轻敲击，有一种清脆、悦耳的声音在水面上回荡。天祥听得，竟觉得象抑扬有致的朗朗读书声。

从此，这小小的水塘面目全新。南岸杨柳婆娑，北岸翠柏挺拔，塘中绿水盈盈，水中石板青青。好一个幽美雅静的去处，好一个读书作文的所在。

为了纪念文天祥，这一带的老百姓把这口塘称为“文塘”。文天祥亲手栽下的翠柏，至今还留下两株，枝繁叶茂，遒劲挺拔。微风吹过，飒飒作响，好象在向后人叙说天祥当年求学立志的情景。

（张宝瑜）

滚 龙 坪

在吉州窑旧址——永和镇南的大路上，有一块砖砌为基的路面，年深月久，其他路基渐渐地风化流失，唯有那块地方依然可见，终年光洁如洗。传说是文天祥小时候在这里跌了一交的缘故。

文天祥在固江候山的时候，那一年腊月底，他坐轿行至吉州府，改搭帆船沿赣江逆水而上，打算回家过年。顺风相送船到永和镇，突然狂风大作，飞雪弥漫，一连几天不能启航。

除夕之夜，文天祥信步上岸，观赏繁华的永和镇夜景。

他从东街入市，沿途张灯结彩，到处喜气洋洋。走呀走，走到一家药材铺门口。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后，药材铺封了“财门”。文天祥感到稀奇，便贴着门缝往里看，但只见堂屋里红烛高照，香烟缭绕，店老板跪倒在地，口里念念有词：

“财神爷，多保佑，但愿明年降灾降难，瘟疫横行乡里。恩赐小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金银如山，财宝积海。”

文天祥听了叹道：“小小财迷，蛇蝎之心！”转身愤愤地往前走去。走呀走，不觉来到西街，又遇一家棺材店封了“财门”。他想看个究竟，又贴着门缝往里瞧，不料，店老板也在叩天拜地，求降人瘟，多多死人，以便高价售棺，

牟取暴利。

文天祥听了，横眉倒竖，怒发冲冠，暗暗骂道：天下岂容这等狼心狗肺之辈！心想何不如此这般地戏弄他们一番。想着想着，他便匆匆回到了船舱，写就两张大红拜贴，复上岸来。

正在“守岁”的药老板忽听门环叩了两下，走上前去从门缝里张望，只见一个童生递过一纸请帖，拆开一看，原来是西街棺材店有请，恳求翌日登门行医。顿时欣喜若狂，少不得又一番香烛火炮，顶礼膜拜，感谢财神大显威灵。

不一会，棺材店的“财门”也嘭嘭作响，棺老板走近门缝一瞧，也见一个童生递过一纸拜帖，拆开一看，原来是东街药材店有约，翌日要来当面选棺。这一看不打紧，弄得个棺老板神魂颠倒，心中默许：事成之后要用三牲大礼祀奉天地。

大年初一，永和镇上热闹非凡，拜年道喜的，串亲访友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药老板兴致勃勃地朝棺材店走来。那位送拜贴的童生——文天祥早在门口静候。他目送来人进入店堂。宾主“恭喜发财”地寒暄一阵过后，谁也不便先开口。

冷场片刻，还是药老板忍耐不住，先说：“看看去吧？”

“请！”

棺老板带着客人，看过正厅看厢房，看过杉棺看柏棺，客人总是摇摇头。主东以为“顾客”阔绰，一应货色全看不上眼，就忍痛带他去看准备自己受用的楠木棺；药老板埋怨主东太大意，请来郎中不让看病，而带来带去浏览棺材，现在大

概是进调入板了。于是，跟着棺老板朝后堂走去。

进到里间一看，还是棺材，药老板气急败坏地冲口而出：“人呢！”

“什么人？”

“病人。”

“呸！敝人合家大小，福体康宁，何来什么病人？”

“你不是夫人重病在床，请我来行医么？”

“你不是令堂寿终正寝约我来选棺么？”

“呸！舍下男女老幼，清吉太平。”

二人手执拜帖，争吵不休，你来我往，恶语伤人，越吵越凶，结果竟磨拳擦掌动手讲打了。文天祥看了这台好戏，拍手称快，情不自禁，哈哈大笑，拔腿就跑。这时候，两个老板才顿开茅塞，知道上当了。刹时，无名火起三丈，不约而同边追边喊：“抓住这劣生！”喊声，惊动了街坊四邻；奔跑，搅乱了行路人等。看的人越来越多了，追的人越来越紧了。文天祥夺路朝南在前面跑呀跑；两个老板紧跟不舍在后面追呀追。怎奈一路之上积雪如棉，泥泞路滑。距离越来越近，相隔不到十步之遥，文天祥一不小心跌了交，一个卧龙滚珠爬了起来看看身上一尘不染，说了声：“落地不粘灰”，赶忙又跑。眼看就要被擒了。突然，一阵龙卷风席地而起，只卷得天昏地暗，白雪茫茫，睁眼不开。等到老板定过神来，文天祥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茫茫雪地上只留下那块干干净净的跌交之地。

开始，人们称这里叫“落地不沾灰”，在文天祥官拜丞相之后，大家又改口叫它做“滚龙坪”。

（曾昭试）

圆 砚

文天祥在庐陵候山读书的时候，攻读之余，也喜欢作诗画画。

一天，文天祥的一个同窗，名叫王利，邀他到离候山不远的下车村去画画。文天祥欣然同往。

他们找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摆好了两张桌子，桌子上陈列着笔墨砚，铺好宣纸，便挥毫泼墨了。文天祥面对着祖国的美好河山，深为动情，画了一张又一张。

忽然，一位鹤发银须的老道人，拄着一根龙头拐棍，站在他们面前，一边看，一边说：“你们二位相公真是画得好啊！要不是没有叫声，我还当着是真蝉呢！”

老道人说着，又转向王利，说：“相公，你能赐给我一张画吗？”

王利想，哼！老头子还想要我的画！

老道人见王利久久不语，便转向文天祥，说：“你能赐给我一张好画吗？相公！”

文天祥满面笑容，恭恭敬敬地对着老道人说：“老爷爷，只要你不嫌弃，爱哪张，挑哪张，尽管拿去！”

老道人挑了一张最好的画，说：“谢谢相公！”说罢，拄着龙头拐棍，不出五步，风一刮，人和画全都不见了。

清风徐来，红日当顶，吃午饭的时刻到了。文天祥与王利吃着自己带来的糯米饼，远远的就闻着一股香喷喷的味

道。

这时，又有一位手提竹篮，衣衫褴褛，满脸愁云，银丝飘飘的老太婆向他们走来。

王利看到老婆婆象个乞丐，便忙将两个剩下的糯米饼藏进衣兜里。

文天祥看到老婆婆愁眉苦脸，没有等老婆婆开口，便将那两个没有吃的糯米饼，真心诚意地全塞到老婆婆的手里，并且说：“老婆婆，您饥饿了吧？快用这糯米饼充充饥吧！”

老婆婆很感动，对文天祥说了句“多谢相公！”话音一落，那老婆婆便无影无踪了。

吃罢午餐，文天祥和王利又开始画画了。

猛然间，一声“救命啊”的呼喊声从泸水河中传来。

王利听见求救声，却装着没有听到一样，仍然去画他的画。

可是，文天祥一听到求救的疾呼声，便立即丢下画笔，拔腿向河边跑去，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在波浪中一沉一浮，他连衣服也来不及脱，就跳入汹涌奔腾的泸水河中，急游到小孩身边，将小孩推到对河岸上。

王利不去救人，原来心里早就有鬼：他见文天祥的画画得这么好，诗写得这么感人，一定文天祥的笔墨砚与众不同？便乘文天祥下水救人的机会，将笔墨砚互换。

文天祥在对河上岸后，那两位银丝飘飘的老人，又在他面前出现了。老道人拿出一颗亮珠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老婆婆拿出一块金砖送给他，他也没有收下。两位老人问他要什么，文天祥却什么也不要。

文天祥正准备泅水回来画画，忽然，天边一道红云一闪，江面上就出现一座龙身拱桥。

老道士说：“相公，你跟我来！”

老婆婆说：“相公，不要害怕，我在后面保护你。”

说话间，他们三人，安安稳稳地走过河来。

还没等文天祥道谢，老道士、老婆婆、龙身拱桥，随着一阵大风一刮，一下就无影无踪了。把个文天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文天祥走到画画的地方，一看，发觉自己桌上的笔墨砚不是他的，便对王利说：“这砚台是你的。”

王利指着文天祥的砚台说：“我的砚台在这儿。”话音一落，一阵狂风一刮，把砚台吹到地上去了。

王利急忙弯腰去拾砚台。可是，谁知道文天祥的这台圆砚，已经陷进地里而拿不起来了。

现在，在吉安县兴桥下车村的河边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文天祥圆砚的边缘露出地面呢！

墨呢？已经跌到泸河里去了。所以，现在的泸河，仍然是黑咕隆冬，乌油油的，看不到底，跟别处的水不同。

笔呢？传说要回来了，就是文天祥在大都土牢里临刑前写《正气歌》的那支笔！

（刘复庭）

捉“鬼”

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读书的时候，留下了捉“鬼”的传说。

白鹭洲地处吉州（今吉安）城东的赣江之中。洲上林荫蔽天，芳草盖地，亭台楼阁，隐没其中。书院建筑雄伟，雕梁画枋，名师云集，环境幽静。多少孔门子弟慕名而来。

南宋理宗保祐三年，阳春三月的一天，青春年少的文天祥，满怀求学激情，一路风尘扑扑，从家乡来到这所高等学府。刚刚拜见过师长，打点好铺盖，就有一位好心的老学友神秘地对他说：

“贤弟，这里事事如意，就是文昌阁切不可去。切记！切记！”

文天祥听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由于旅途劳顿，也就无心去追根究底了。

那天深夜，樵楼更鼓把文天祥吵醒，接着，又是万籁俱寂。这时隐约听到文昌阁里传来阵阵哭声。这哭声凄凉、悲惨。联想起那位老学友的告诫，搞得文天祥忐忑不安，久久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接连几天，夜夜如此。文天祥再也按奈不住，便找同窗学友打听。原来最近文昌阁里闹“鬼”。到底是什么“鬼”？众说不一，议论纷纭。有的说夜夜听到那“鬼”哭哭啼啼，可能是“产后鬼”，有的说经常可闻阁里踢达作响，可能是“吊颈鬼”。前些日子，请了一个道士前来捉“鬼”，一直没有捉到。